

文·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
致敬辞

个人简历

文·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致敬辞

个人简历

# 黄灿然：诗能留下真实，还能留下真理

“我就是个南方诗人”

沉着，细腻，超然。黄灿然在凡庸生活实践中，探索一种安静而闪光的诗学。他以一流翻译家的身份，追踪诗界最新动态，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里收敛先锋的翅膀，用平白的手法描摹日常，发掘义理。他的诗歌不避俚俗，大道至简，深得语言精妙。

黄灿然一直在练习一种带着温度的、词语的通灵——在快节奏的都市里，他不紧不慢，不慌不忙，好整以暇地分泌出一层智慧的筛网，过滤去红尘的臃肿与倦怠后，抽炼出一丝生命中罕见的神秘之光。



**黄灿然**，1963年出生，福建泉州人，1978年移居香港，2014年迁居深圳。著有诗集《十年诗选》（1997）、《游泳池畔的冥想》（2000）等；专栏结集《格拉斯的烟斗》；翻译大量文学作品，以诗歌与文论为主。



年度诗歌：  
《黄灿然的诗》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感言

深感人的才能非常有限

——黄灿然

人是观念的产物，但诗不是。人从小就被灌输观念，而诗歌是用灵感浇灌而成的。我认为灵感是一种瞬间的、神妙的、出乎意料的东西，这种灵感让人好不容易摆脱了观念的约束和控制。

在创作《奇迹集》时，我已经写了21年的诗，第一次感到一种持续长时间的、“如有神助”的状态。在写东西的时候，我甚至难以相信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，但汹涌而来的灵感，让我的笔不间断地流出这些句子。

我觉得这种“如有神助”的时刻并不是一种荣耀，我恰恰想说人的才能是非常有限的。中外古今的伟大诗人，他们的才能同样是有局限的，但他们在高度专注的情况下创作出不可思议的真正的好作品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
访谈

**羊城晚报**：在《黄灿然的诗》中有很多颇生活化的诗，比如《蟑螂》《不上班多好》《苍蝇》《不要抹死一只蚂蚁》，很有南方气息。您似乎喜欢观察这些很多人常见而忽略的事物？什么都可以入诗？

**黄灿然**：我的诗几乎都是在南方写的，主要在香港、广东，有一小部分是福建泉州写的。我就是个南方诗人，六本诗集中，四本是在香港岛上写的，两本是在深圳的洞背村写的。

我不仅对地方性感兴趣，也会在诗歌中呈现我所生活的小地点。例如《发现集》的最后一部分有50首诗，它们的总题

**羊城晚报**：您为什么从香港移居深圳？

**黄灿然**：离开香港搬到深圳，是有点因缘巧合。朋友在深圳洞背村租了房子，我就去那边看看。然后，辞职不干了，也搬到洞背村。

比较重要的因素有几个，第一、香港的房租特别贵。我书多，需要更多空间。在香港开销也大，收入不怎么够用。洞背村当时的房租很便宜，能住得很宽敞。

第二、我长期日夜颠倒，工作是夜班。离开香港之前的那两年，一直梦想有一份不用上夜班的工作。我当时跟女儿一块住，她说她要离开香港回内地，我就想，那我还留在香港干嘛？

**羊城晚报**：这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？

**黄灿然**：搬到深圳，对写

是《鲰鱼涌》，鲰鱼涌是我在香港生活、工作的地方。写《洞背集》的时候，我两次回香港将军澳照顾生病的母亲，所以里面有一部分就叫作《将军澳》，而且和医院有关。

写小动物和花花草草，甚至写蟑螂其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。古典诗有花鸟山水诗的传统，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就无所不写，写苍蝇，乌鸦吃虫子，等等。所以，现代诗人写这种很零碎的、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足为怪。

**羊城晚报**：在琐屑生活中提炼出诗意、意象的关键是什么？从技术上来看，有何技巧？

**黄灿然**：关键是诗人能够

45岁以后写诗感觉“如有神助”

诗和翻译影响都蛮大。翻译的成本很高，我有了更加舒适、宽敞、安静的环境，满屋子的外文书、工具书。而写诗的改变也立刻产生，外部环境的变化带给我新的题材、新的精神维度。《奇迹集》都是写城市的，来洞背村之后，观察事物的视角倒没有什么变化，但书写的景物和意象变成了农村。

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。当时我彻底从疾病的阴影里走出来，恢复健康。我对世界感到惊奇，城市中那些看上去无感情的建筑、招牌，在我眼中都像是有生命的。街头的一张张脸会引起我无穷的联想。在洞背村，我仿佛回到童年，对外部环境感到新奇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现在还在写诗，年届六十写诗，和30

让精神处于警醒的状态，这时所见的事物、意象就会变得生动起来，变得有生命，简单地说是“有感而发”，即产生一种交会、相互碰撞的感觉。谈不上什么技巧。技巧是平时在观察、阅读、翻译过程中积累的，并不是在写诗的时候刻意搬弄。真正写作的时候，就不会想着技巧了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有的诗用俗语、粤语，例如《咁辛苦》，长时间生活在香港，这种生活经验和地方气息自然而然地融入诗歌中，这是有意为之？想要达到一种怎样的效果？

**黄灿然**：方言的应用其实要很小心，因为方言往往没有

的提升，我的翻译质量也会受到影响。翻译也会给我提供营养，让我得到休息。

从《奇迹集》开始，我逐渐减少写评论，现在我基本上不写评论了。写评论要有能够抽象的头脑，要知识广博，深入思考。这对写诗也有帮助。但写评论也需要专注力，写得多了也会影响诗歌创作的数量。

**羊城晚报**：真实在消失，诗歌能留住真实？

**黄灿然**：“真实在消失”，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没办法判断。但是，“诗留下真实”，这是肯定的；进一步说，诗还能留下真理，因为诗主要处理个人感受。个人感受都是比较独特的，它不会受历史、社会潮流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响。

诗歌翻译得好不好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写诗的水平。随着我对诗歌理解能力

经过提炼。如果全用方言写作，语言可能会显得没有诗意。但总会有特殊的人能够写得特别好。

我偶尔使用方言，这时它必须得有一种可信度。比如“咁辛苦”并不普遍使用，但哪怕完全不懂粤语的人，也不难猜到“咁辛苦”的意思。因此这种可信度是一种说服力，“咁辛苦”如果换成“这么辛苦”，就失去了我所需要的效果。我有另外一首诗叫《厚德村的红花》。坐在轮椅上的妈妈说这些花很漂亮，漂亮得像假的。我在许鞍华的纪录片《诗》中朗读的时候，读到诗的结尾，就把它转成闽南话了。

的提升，我的翻译质量也会受到影响。翻译也会给我提供营养，让我得到休息。

从《奇迹集》开始，我逐渐减少写评论，现在我基本上不写评论了。写评论要有能够抽象的头脑，要知识广博，深入思考。这对写诗也有帮助。但写评论也需要专注力，写得多了也会影响诗歌创作的数量。

**羊城晚报**：真实在消失，诗歌能留住真实？

**黄灿然**：“真实在消失”，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没办法判断。但是，“诗留下真实”，这是肯定的；进一步说，诗还能留下真理，因为诗主要处理个人感受。个人感受都是比较独特的，它不会受历史、社会潮流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响。

保持纯粹和独立性是成为诗人的关键

**羊城晚报**：您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外诗人有哪些？

**黄灿然**：我阅读很广泛，如果说谁最伟大、对我影响最大，很容易挂一漏万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曾讨论符合大诗人资格的5个条件，概括起来就是“写得多、题材广泛、风格独创、诗歌技巧、持续的成熟过程”，如今这种观点有发生变化吗？

**黄灿然**：关于“大诗人”的定义和条件，这是奥登提出来的，到现在我还很同意他的说法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认为自己是“大诗人”或离“大诗人”还有多远？

**黄灿然**：一个人是不是“大诗人”，并不是自己能够判断的，哪怕自己认为是也没有用。我想可以多加一个条件：一个诗人无法在他的有生之年成为“大诗人”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有些网络平台上的诗歌，可能如您所说是由没有“大聪明”但简单、朴实智慧的素人写成的，他们有的是外卖员，有的是农民、工人，您如何评价这些诗歌？

**黄灿然**：我认为诗人就是诗人，是不分阶层也不分身份的。他所从事的职业、谋生的手段并不重要。诗就是诗，跟出版或发表的平台关系不大。你不能因为你是个农民工，因为你是个媒体人，或者因为你是个高官，你的诗就能得到特殊待遇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成为诗人的关键是什么？

**黄灿然**：保持独立性、保持纯粹，这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。

**羊城晚报**：对于想要成为诗人的年轻人有何告诫或赠语？

**黄灿然**：对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忠告，如果有忠告，就是要反叛前辈诗人。



黄灿然《黄灿然的诗》  
诗人出版社 2022年3月

# 肖复兴：从生活日常中写出那一点诗意

“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”

避免重复，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

文·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致敬辞

个人简历



年度散文：  
《燕都百记》  
中华书局

感言

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

——肖复兴

52年前，也就是1971年，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里喂猪，冬天大雪封门，无处可去，我陆续写了10篇散文不知该往何处寄。我就挑选了其中一篇寄给了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。可巧，当时他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，赋闲在家，看了我这篇单薄文章，立刻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。他在信中说，如果还有别的文章也可以寄给他。

于是我把剩下的其他九篇散文都寄给了他，他一一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。而且不是一般的修改，是逐字逐句地修改，其中有一篇，因为改动特别大，他怕我看不太清楚，就重新抄改了一遍再寄给我。所以，那个冬天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。

我之所以在今天这样隆重的盛典上回忆起这桩往事，是因为如果没有叶至善这样细致、耐心的帮助、鼓励、扶持，就没有我今天写作的结果。

我从那一天，一直走到今天，在文学的小路上得到了无数像叶至善这样的前辈、编辑和朋友们的帮助、鼓励和扶持。可以说，他们的名字隐在了作者的背后，像风，看不见，却推动作者前行，我非常感谢他们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访谈

**羊城晚报**：您写了20年北京，北京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和生命而言，有怎样特殊的意义？

**肖复兴**：我今年76岁，除了到北大荒的6年，其余70年都生活在北京。北京，尤其是北京城南、前门一带、前门西侧老街，以及老街上我曾经住过的老院粤东会馆，我对我它们最熟悉。在2003年的冬天，我偶然路过那里，重走故地，发现那里还是我儿时见到的模样，感到格外亲切。过去发生过的一切，似乎扑面而来。

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北京，也真正意识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、写作之间的关系。

我在一座三进的清代老四合院住了21年。比起以后更长的年头，人生最初这21年似乎留给人的记忆更深。老街坊大多还在，见到我很高兴，纷纷走出屋，问这间那。毕竟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曾经住在这里的往事，一下子都涌到眼前。

我当时就想，为什么不写这里呢？这里我熟悉呀，这里有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春记忆，这些记忆是活生生的，是和北京这座老城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呀！

**羊城晚报**：书中选取北京的100个地点书写，有怎样的选择标准？

**肖复兴**：这100个地点，都是和我有关系的，包括我曾经住过、去过的地方，这些地方一定要有我、和我认识或交往过的人，要有曾经发生过的事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地方有我、人、事这三要素。

有了这样的“三合一”，才会是我所记录的老北京。尽

管不是北京全景，但却是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，和别人眼里、和以前书里并不完全一样的老北京。

**羊城晚报**：书中有不少您手绘的街头巷角插图。除了写作，您对音乐、绘画也颇有研究。穿行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，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？

**肖复兴**：我正在读华南师范大学袁国兴教授的新书《摹仿叙事学》，借用他的说法，传统文学是言说叙事，戏剧影视是摹仿叙事。他援引亚里士多德“双管箫乐和竖琴乐”的理论，进一步说明颜色和姿态等形式作为摹仿手段实现叙事意图，都在无形中拓宽了文学仅靠文字的叙事策略。

我喜欢音乐和画画，尽管都不入流，但这样的爱好无疑帮助我拓宽了对传统文学的认知，也拓宽一些文学书写的边界。其实，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，可以彼此借鉴，相互受益。而且，在这样的相互纠缠和交融中，独有其乐。

**羊城晚报**：现在越来越多作家为城市写史立传，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？您会考虑为北京写一部传记吗？

**肖复兴**：为城市写传当然是好事，但我不会赞成一窝蜂都去为自己的城市匆促写传记。我觉得当下主客观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，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，只有历史材料的堆砌和排列组合，并不是传记的真正写法。

当年侯仁之先生的《北平历史地图》，也只囿于历史、地理两个方面，并没有写成或叫作《北平传》。我自己更不会去写《北京传》，我不具备这个能力。

**羊城晚报**：北大荒也是您创作中的“魂牵梦绕之地”。在您心中，真实的北大荒是怎样的、在您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
**肖复兴**：我虽然写过北大荒，但那只是我所认知的北大荒，是我青春时节经历的北大荒，我最近有本新书，名字就叫《我的北大荒》。因为我只在那里生活过6年，没有经历过它的以前和现在，对它的认识是片面的，不完整的。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北大荒，只是和我们自己的青春、和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，和那片土地有关。

如果问北大荒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，或我们的北大荒的意义何在，我认为就在于在那个不可或缺的不断史中，我们是亲历者、书写者、言说者、反思者、批判者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中的亲历者之一。您如何回忆80年代文学？今天的文学

**羊城晚报**：在您的整个创作谱系中，散文居于怎样的地位？您曾提到散文难写，这个“难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**肖复兴**：散文易写难工。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，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，小说、戏剧一直被认为是“小道”，而集部的诗和文，才被认为是文学的“正宗”。散文，是一切文体的基础，又是一切文体的塔尖。只是如今我们的作家以为长篇小说是塔尖，是文学的大道和正宗，散文只是散步的小径。

按照布罗茨基所说：“艺术就其天性、就其本质而言，是有等级划分的。在这个等级之中，诗歌是高于散文的。”但按照诗人阿赫玛托娃所说，散文则是高于诗的。她说：“走进散文时似乎有一种蒙昧感，或者对于我意味着少有的内心平衡。”她还说，散文对于她“永远是一种诱惑

又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**肖复兴**：80年代的文学，值得纪念，尽管不成熟，却有难得的激情和直面现实、人性及自我的那份真实与真诚。如今的文学，虽在技术层面和数量上有发展，但那两方面却不如以前。由于文学书写者的地位与姿态心态的变化，这是必然的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是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力的？现在还每天都坚持写作吗？

**肖复兴**：一般没有事，我每天上午坚持写点东西，下午出门，闲逛，有时到公园画画，尽管画得拙劣，却特别煞有介事地画速写。

我觉得描写活动和人的速写最有趣，就像农民到地头收割农作物，颇有成就感。还可以捎带认识很多人，知道很多事，扩展自己的写作视野。这也是让自己保持写作活力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吧。尽量避

与秘密”。

似乎在我们的作家与诗人中，少有如阿赫玛托娃这种对于散文创作怀有虔诚与敬畏之感的作者。想想自己，惭愧得很，尽管常与散文为伍，有时却显得过于随意，少有散文写作时独有的那种“诱惑与秘密”的感觉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的散文向来注重平凡生活、普通人群的温情故事。一个作家该如何练就观察生活，把普通生活写出诗意的能力？

**肖复兴**：散文写作，当然有多种写法。我赞同孙犁先生所说的：“最好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”；“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，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无关紧要”和“人不经心”，指小事的两个方面：“人不经心”，是被人们所忽略的，即熟视无睹；“无关紧要”，是看

免重复，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。

主要在写之前，一定要多想想。一是所写的内容要想明白，是不是一点新意；二是所写的方式要想清楚，比如开头结尾还有没有更好更新的想法，尤其是结尾。没想好，别动笔。

**羊城晚报**：您有不少文章入选语文教材，对于孩子的阅读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**肖复兴**：对于孩子的阅读，我一般建议：一、太长的不读，孩子如今课程压力大没那么多时间；二、太老的不读；三、太时髦的不读。

读什么？一是读他们喜欢的，感兴趣的；二是好文章要反复多读几遍。桑塔格说：“最好的阅读方式是重读。”这样的经验对孩子一样合适。三是可以抄一点儿，只读书，不抄书，学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。养成抄书然后再延伸到记笔记的好习惯，一辈子受益。

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，即见而无感。

我一直喜欢散文。读中学时，现代作家的散文，喜欢冰心和萧红；当代作家里我喜欢韩少华和何为。年老之后，喜欢孙犁、沈从文和汪曾祺。这些作家的散文，共同的特点，都是书写普通生活，并从日常中写出那一点诗意，温馨、温情、温暖，让我的心微微一动。

当然，生活常会充盈一些不如意、坎坷、痛苦，甚至血淋淋。我自身的经历，也逃脱不出这样的命运跌宕。即使如此，生活中也不乏温馨、温情、温暖的诗意。苦难中的诗意，让我们面对生活有了一些勇气和信心，以及忍耐和等待的韧性。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可贵的品格，也是散文最可贵最值得珍视的品格。“人不经心”，是被人们所忽略的，即熟视无睹；“无关紧要”，是看



肖复兴《燕都百记》  
燕都百记 2022年10月

香港作家协会  
会长、香港文学馆  
馆长潘耀明为肖复  
兴（右）颁奖